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孤 寂 深 渊

[英] 拉得克利夫·霍尔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世界禁书文库

孤寂深渊

(上)

原 著 [英]拉得克利夫·霍尔

翻 译 马儒林

世界禁书文库

孤寂深渊

(下)

原 著 [英]拉得克利夫·霍尔
翻 译 马儒林

14.1.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孤寂深渊

作 者:[英]拉得克利夫·霍尔

译 者:马儒林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405 千

印张:19.75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作者简介

拉得克利夫·霍尔(1886 — 1943),英国女诗人、小说家。

1886年生于英国,1906年自费出版她的第一本诗集。

1924年她的小说《熔炉》出版,获得好评。1926年出版了《亚当的族类》荣获著名女性文学奖和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1928年出版了其轰动一时的《孤寂深渊》。1943年病逝。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

距离塞文河河畔阿普顿并不遥远之处，就在阿普顿与莫尔文山之间坐落着一座布兰姆里的戈登家族的别墅。那里森林苍翠繁茂，农舍错落有致，篱垣界断整齐，水源回环通畅丰富。谈到河水，有一道溪流恰到好处，一分为二，正够灌注那一带地方的两个大湖。

那幢房子是乔治式的红砖房，靠近屋顶的窗户都有着好看的圆弧形。这座房子宏伟壮丽但不虚张矫饰，矜持沉稳但不盛气凌人，安闲凝重而又不呆板拙笨，对于那些了解它的精神风貌的人来说，它那种略显遗世独立的神态，更增添了它作为家园的价值。它的确酷似某些纯洁可爱的女人，这些

女人现在已进入迟暮之年，属于过去了的一代，可是年轻的时候却是热情奔放，美貌动人，当年要赢得其芳心是难上加难，而一旦心有所属，她们就恪守妇道，从一而终。这些女人正在纷纷谢世，可是她们的家宅犹存，而莫顿就是这样一所家宅。

安娜·戈登夫人芳龄刚过二十就成为莫顿大厦的新娘。也只有爱尔兰的女人才能像她那样姣好可爱，她的举止带有安详自得的神态，她那明眸露出热烈期望的光芒，她浑身透着美好前程的气息——这是一位完美无缺的女人的原型，造物主上帝一直把她作为善的化身。菲利浦爵士在遥远的克莱尔郡遇到了她——安娜·莫洛，这位身材苗条的童贞少女，纯朴素洁得无以复加，而他就带着满腹惆怅投入她的怀抱，有如倦鸟归巢——而且确实有过这样一只倦鸟，她告诉他，曾经飞到她身上，躲避暴风雨的肆虐。

菲利浦爵士身材魁梧，而且容貌英俊，可是他的迷人之处倒是不大在于容貌，而是在某些机警的表情，这是一种宽容忍让的表情，几乎可称之为高贵；还有，在那双深陷的淡褐色眼睛里还流露出来带点儿忧郁却又豪侠大度的神情。他那坚实的下巴颏上有一道浅浅的凹窝。宽阔的前额显出他智力过人，头发带点儿红褐色，他那鼻孔很大的鼻子表明他的性子暴躁，可是他的嘴唇棱角分明，而且显得又敏感又热烈——这些都说明他是个梦想家，是个大情人。

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二十九岁，已经有过不少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可是安娜纯洁真诚的天性使她对他深信不疑。她的监护人本来并不喜欢他，反对他们订婚，可是最后她还是

自行其是了。而事情的结果却是，她的选择被证明一直是美满的，因为很少有两个人像他们爱得这么深；他们的爱情弥久而坚；因为他们成熟了，他们的爱情也跟着他们成熟了。

菲利浦爵士的妻子在他们结婚十年左右怀孕了。菲利浦在这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多么想要一个儿子。直到这时候他才懂得，这意味着完成一桩天职，他们俩一直在等待的一桩天职。她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他找不到言词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能扭头伏在她肩上哭泣。他脑子里从来没有闪过安娜可能给他生个女儿的念头；他总是只把她看作几个儿子的母亲，她提醒他也没有用。他给那个还没出世的婴儿取了个男孩的名字斯蒂芬，因为他崇敬那位圣者的勇气。他天生不是一个虔信宗教的人，也许是他身上有太多的书生气，他日读《圣经》是因为被它作为优美的文学作品而存在的价值而打动，并且斯蒂芬常常这样讨论他们这个孩子的前途：“我想，我要把斯蒂芬送到哈罗公学去上学。”或者“我愿意送斯蒂芬到海外去深造，这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观更开阔。”

老听他这么说，安娜也越来越相信了。他笃定无疑的态度打消了她那隐隐约约的担心，于是她也想见到自己和这个小斯蒂芬在育儿室里，在花园里，在清香扑鼻的草场上玩乐。“你看他那可爱的小伙子的模样，”她想到庄园里她那些农民常常会用柔和的爱尔兰语调这么说：“你看他眼睛里的那点点星光，还有他心里狮子般的勇气！”

当感觉到婴儿在腹内的躁动时，她常常这样想，他踢得这样猛，因为这是一个雄健的男孩；于是她内心获得巨大的勇气而变得豁然开朗，因为她要生的是个男孩。她常常坐在

那儿，针线活儿掉在膝头，遥望着绵延的塞文河谷的群山构成的漫长地平线。她常常坐在一棵古老的雪杉下她喜爱的那个座位上，凝视欣赏莫尔文山的美景，那些隆起的山峦好像增添了新的意义。它们都像怀了孕的女人，出类拔萃儿子的母亲：乳房高耸、勇气十足，浑身青春焕发。在整个夏天的那些月份里，她就这样坐在那儿遥望群山，菲利浦爵士也常常陪她坐着——他们常常手握手坐着。因为她心存感恩之情，所以对穷人慷慨施舍。菲利浦爵士也开始常去教堂了，这在从前是很少有的事。教区牧师也常来赴宴，即将临盆之时，许多家庭主妇前来拜访，给安娜提供了各种有用的意见。

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圣诞节前夕，事情却这样发生了，安娜·戈登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屁股窄、肩膀宽、小蝌蚪似的婴儿，还大哭大叫，整整三个小时，一刻不停地大哭大叫，好像对自己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感到痛恨不已。

二

安娜·戈登把婴儿抱到胸前，给她喂奶，但是她感到沮丧，因为她丈夫这么久的等待是指望得到一个儿子。菲利浦爵士看到她那么悲伤，就把自己的懊恼藏了起来，他爱抚着这个婴儿，仔细查看那些手指头。

“你看这手呀！”他说，“怎么十个手指头上都长出指甲来了呀，多么漂亮的小小的粉红的指甲呀！”

安娜也擦干了眼泪，拥抱这个婴儿，亲她的小手。

菲利浦坚持要把这孩子叫斯蒂芬，不仅这样，还要用这个名字给她洗礼命名。“我们叫她斯蒂芬叫了那么久，”他告诉安娜，“我真弄不懂，为什么我们不继续……”

安娜感到疑惑，可是菲利浦爵士坚决要这么办，他有时心血来潮谁也阻拦不了。

教区牧师说，这有点不大正常，为了把菲利浦爵士的想法缓和一下，就建议再加几个女性的名字。这孩子就在村上教堂受洗礼，命名为斯蒂芬·玛丽·奥莉维亚·格特鲁德——她茁壮成长，外表上强壮有力。等她头发长起来了，看得出来是红褐色的，和菲利浦爵士的一样。她下巴颏上也有一道浅浅的凹窝，那么细小，初看起来就像一道阴影似的；过了不久，等她像小猫小狗还有其它的小动物那样，眼睛里的蓝色褪掉了，安娜看出来，她那双眼睛慢慢变成了淡褐色——并且，那种眼神和他爸爸一样。总的看来，她是个反应正常的婴儿，因为，毫无疑问，她体格健壮，除了初生时候那阵一阵大哭大叫的抗议，几乎没有哭叫过。

在莫顿有个孩子是叫人高兴的，那幢房子也变得更加欢快了，孩子现在长得很快，开始学走路了，摇摇晃晃，东倒西歪，要不就在地上爬来爬去，地板反正早已习惯了孩子们这样走路。菲利浦爵士常常在打猎归来时，还来不及脱下靴子，就浑身泥土地冲进育婴室，手脚着地趴在地上，让斯蒂芬爬到他的背上。这时候菲利浦就假装喝醉了酒似的，又蹦又跳，乱抡蹶子，弄得斯蒂芬只好紧紧抓住他的头发，或者他的领子，然后用她那双相对于她的年龄相当了不得的小拳头狠命揍他。安娜让这种稀奇古怪的吵闹吸引过来，看见他

们这种模样，就会为地毯上的泥土而抱怨。

她常会说：“得了，菲利浦，得了，斯蒂芬，别再闹了！现在到了吃茶点的时间啦。”好像他们俩都是孩子。于是菲利浦爵士就会伸手到背后抓住斯蒂芬，把她抱下来，然后亲亲斯蒂芬的母亲。

三

他们盼望的那个儿子迟迟不来；直到斯蒂芬七岁了，安娜没有生个儿子。安娜也没有再生一个女儿。因此斯蒂芬就独自在鸡窝里称雄了。但是独生子女是不是值得羡慕这很可怀疑，因为没有同类的伙伴可以信任，也就只能信任自己。谁也不能说，一个七岁的孩子，心里就会为什么解脱不开的严重问题而苦恼，然而，她已经开始摸索，可能已经在为一阵阵小小不顺心的事情烦恼，或许已经在奋力搏斗想抓住生活——抓住周围环境中有限的生活。七岁的孩子也有自己那微型的爱与恨，然而这微型的爱与恨日益扩大并且极其令人心烦。甚至有时斯蒂芬还会常常感到一种影影绰绰的挫折感，尽管她还不会用语言表达，然而，为了抗拒这种感觉，她有时会大闹脾气，在一些通常让她觉得扫兴的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上发作一通，于是刚一感到别人稍有违拗的迹象，她就会跺起脚来，接着就是号啕大哭。这样爆发一通之后，她就会觉得痛快多了，会觉得驯顺听话也并没有什么困难。她用那种模模糊糊的孩子气的方式对生活迎头反击，这件事能让她恢复自尊。

安娜有时会让人把她这个蛮不讲理的孩子找来，会对她

说：“斯蒂芬，小宝贝儿，妈妈不会真的不高兴——告诉妈妈，什么事儿让你这样大发脾气，妈妈会答应，你要是说了，妈妈会尽力谅解的……”

她的话固然温和亲切，但是她的眼神却是冷冰的，她抚摩着斯蒂芬，那手是努力想要爱抚，斯蒂芬也感觉到这种努力，但是那手同时也是迟疑而不情愿的。斯蒂芬抬起头来注视着那张平静而且可爱的脸，心里会突然充满悔恨，一时间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缺点，她很想对母亲和盘说出自己的心中所想，可是却站在那儿，张口结舌，什么话也没说。因为这两个人莫名其妙地彼此感到羞怯——像她们这种存在于母女之间的羞怯，简直到了稀奇古怪的程度。安娜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透过她那个尽管年纪很小的斯蒂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她们本来应该亲密无间，实际上却始终疏远。

斯蒂芬对于美是十分敏感的，她母亲的容貌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几乎等于崇拜的感情，她朦朦胧胧有一种想要表达这种感情的渴望。但是，安娜极其严肃地审视地自己的女儿，看到她头上丰厚的褐色头发以及和她父亲如此相似的那对果敢的浅褐色眼睛——孩子的整个表情和风貌也确实如此——心里不禁充满了突然而起的某种几乎是怒火一般的敌意。

她常常在夜里醒来，思考这件事情，带着悔恨的心情鞭笞自己，责怪自己心肠冷酷，是个不近人情的母亲。有时她想起这个还不会巧言令色的斯蒂芬，就慢慢流下伤心的眼泪。

这时她又会想到，“父女俩这么酷似，我应当感到骄傲

呀，看到这一点，我应该幸福和高兴呀！”但是，就在这时那种几乎是怒火的敌意又涌上心头。

安娜简直是疯狂了，女儿和丈夫的这种酷似对她简直是一种凌辱——好像这个可怜的、天真无邪、年仅七岁的斯蒂芬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菲利浦爵士的一种歪曲；是一种大为逊色、毫不足取、遭到阉割的复制品。——然而她又明明知道，这个孩子是俊美的。并且现在有许多时候，这孩子柔软肌肉几乎让她感到讨厌了。她痛恨斯蒂芬走路时或站着不动时的姿态。痛恨她那种大大落落的样子，那种缺少优雅略带粗鲁的动作，那种她说不清楚的别扭劲儿。这时母亲的心思溜回过去的时日了。那时这个小东西紧紧贴在她的怀里，用自己的软弱无力来逼着她非爱她不可；一想到这里，她双眼又饱含泪水，因为她来自那个母亲都为孩子忠诚献身的种族。这件事偷偷袭上她的心头，正如敌人暗地里袭来一样——它缓缓地袭来，阴险狠毒，致人死命；随着斯蒂芬的茁壮成长，它也随之越来越强烈，在某种意义上说，长成了斯蒂芬的一部分。

安娜·戈登在床上辗转反侧，祈求得到开导和启示，祈求永远不要让她丈夫猜测到她对他孩子的这种感情。他对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了如指掌；在这整个世界上，她除了这个极其不近人情、极其荒唐怪诞的非仁非义之想而外，没有其他任何隐私，而她的意志又没有比它更强大的力量去摧毁它。然而菲利浦爵士爱斯蒂芬，把她当做偶像崇拜；几乎就像他凭直感察觉到，她的女儿正在暗中受到欺骗，承受着本来不应有的负担。他从来不曾对他妻子讲过这些，可是她把

这些统统看在眼里，同时越来越肯定，他对孩子的爱当中包含着一种非常近似怜悯的成份。

第二章

—

就在这个时候，斯蒂芬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多么迫切地需要爱。她敬慕她父亲，但那又是另一回事；他是她自己的一部分，他永远都在那儿，她无法想象，世界上可以没有他——但是女仆柯汀丝就不同了。柯汀丝是一个表现平平的仆人，也许有一天她还可能被提升。而且她又长着红润的脸蛋儿、饱满的嘴唇、饱满的胸脯，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姑娘来说，的确可说是发育相当良好了，并且她的那双蓝眼睛蓝得出奇，特别引人注目，是一对非常漂亮、喜欢盘根究底的眼睛。斯蒂芬毫不在意地从扫扫楼道的柯汀丝旁走过已有两年了，可是有一天早晨，那是斯蒂芬刚满七岁的时候，柯汀丝抬起头来，突然笑了笑，于是斯蒂芬立刻懂得了，她爱她——真是个令人吃惊的意外发现！

柯汀丝殷勤有礼地说：“早上好，斯蒂芬小姐。”

她一向总是说：“早上好，斯蒂芬小姐。”可是这一次听起来却很有诱惑力——诱惑力那么强！斯蒂芬于是想摸摸她，她有点迟疑地伸出手来，触到她的袖子。

柯汀丝把这只手拿起来一看，“啊，天哪！”她大叫一声，“手指甲多脏呀！”伸出这些指甲的这姑娘一听这话，懊恼得脸蛋儿刷地一下变得通红，赶快冲上楼去修理指甲。

“马上把剪刀放下来，斯蒂芬小姐！”这时候在忙着收拾浴室的保姆，专横地命令。

但是斯蒂芬不为所动，回答道：“我在把指甲弄干净，因为柯汀丝不喜欢我的指甲——她说它们太脏了。”

“真无礼！”保姆十分恼火，骂了一句，“让她管自己的事去吧，谢谢她啦！”

冰安太太终于从斯蒂芬手里拿到了那把修剪用有的大剪刀，她立刻去找那个冒犯小姐的仆人，她可不容许别人触犯她的地位。她在顶层楼梯口找到还在打扫的柯汀丝，劈头就责备她：“干自己的活，别管闲事。”她这样教训她，彻头彻尾地把她数落了一通，不到五分钟就把她所有的过错都抖搂出来，简直可以叫这个中不溜丢再也别想升级了。

斯蒂芬静静地站在育儿室的门口。她可以感觉到她的心在胸腔中怦怦猛跳，充满了愤怒和对柯汀丝的同情。这个女仆这时跪在那儿一声不吭，手中的刷子停下来了，嘴唇微微张开，眼神相当的恐惧。过了好长时间她终于讲话了，声音显得谦卑胆怯。她生性软弱怯懦，而那个保姆口尖舌利，这在家里已是人尽皆知的资料。

柯汀丝当时说：“干涉你的孩子？啊，没有，冰安太太，

绝对没有！俺希望，俺想，俺是单懂得俺的职分，——是斯蒂芬小姐自己朝俺伸出那脏指甲来着；她说：‘柯汀丝，你看，我的指甲不是脏透了吗？’俺这才说，‘斯蒂芬小姐，这事你得问你阿姨呀。’难道这像是俺干涉你的工作吗？俺可不是那种人呀，冰安太太。”

啊，柯汀丝，柯汀丝，亏你有那么漂亮的蓝眼睛，那么俏皮迷人的微笑！斯蒂芬因为极度的惊异而睁大了眼睛，接着希望幻灭的泪水涌出了眼眶，因为柯汀丝撒谎，这种不正当的行为，比起她胆小怕事还要糟糕得多——可是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又让她和柯汀丝靠近了。因为她尽管瞧不起她，可还是爱她。

斯蒂芬在这天剩下的时间一直闷闷不乐地盘算着柯汀丝的这个缺点，可是整个这一天她都想要柯汀丝，每逢她看到柯汀丝时，她总是不能控制地微笑，怎么也找不到足够的勇气来皱起眉头，对她表示自己出自本能的轻蔑。而柯汀丝呢，如果保姆没朝她看，也会微笑，而且还会举起她那肥胖的红手指，指指那些指甲，对越走越远的保姆的身影做个鬼脸。斯蒂芬看到她这样，心里觉得很不高兴，还很难为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柯汀丝；同时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以至于一想到柯汀丝，斯蒂芬就感到脊背发麻。

柯汀丝那天后半晌摆放茶点的时候，斯蒂芬找到机会让她一个人留下。“柯汀丝，”她小声说，“你说假话了——我可从来没要你看我的脏指甲！”

“当然没！”柯汀丝说话吞吞吐吐，“可是俺总得说点啥呀——你没往心里去吧，斯蒂芬小姐，对不对？”就在斯蒂